

雲海爭奇記

楚華

還珠樓主人著

還珠樓主著

雲海爭奇記

第一集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前 提

煙水蒼茫雙漿凌波人似玉
風塵奔蕩扁舟剪燭夜如年

佳麗關心亭中卜卦

鵲原在念湖上廻航

駭浪挽危舟江女酬恩施絕技
粗心驚失錯蘇翁臨難託遺孤
聞變哭良朋山館傷心風定後
踐言携淑女馬蹄亂踏月明歸

武俠雲海爭奇記

還珠樓主著

僕自客歲，以病家居，杜門却掃，經卷藥爐，自安禪悅，匪惟無心世事，即筆墨生涯，亦擬拋棄，顧以新北京天風兩報主者，均爲多年朋友，拙著蜀山青城兩小說，同未完卷，欲罷不能，延至今邇，僕既病且懶，初意此二報而外，不復肆爲筆墨，再有寫作矣，上月實報主人，以某君之介，囑撰小說，以疥欄尾，辭不獲允，迄未報命，頃又一再敦迫，詞意懇懇，若欲必得，勉草斯篇，用圖塞責，竊思武俠小說，久成濫觴，僕更槍荒，何當俊賞，明知巴里之言，難爲實報增重，第幼隨宦轍，性適嬉遊，長更旅食四方，頻年流轉，足跡所經，實半國內，茲者志事弗應，意復慵散，未了中年，幾類枯僧，獨於山水癖嗜，結習難忘，登臨莫遂，猶存遐想，每當風雨晦明，烟晨月夕，輒復坐溫舊夢，神往竟日，以是道里山川，時榮胸臆，每藉小說，寄其幽情，雖筆致庸凡，學殖未逮，不足以狀邱壑林泉烟雲變態之奇，然景因實踐，記類寫真，篇中道里山川之所由涉，風土人情之所由履，以及草木鳥獸蟲魚之微，多半聞見身經，非盡響壁虛構也，行李孔艱，蜡屐何從，以供同嗜，其視此爲臥遊之資乎，江南爲吾國文物富庶之邦，而兩浙山水之秀麗，又復由於東南諸省，江山毓秀，人才輩出，巖壑幽樓，儘多奇士，惟以此輩英男俠女，大都

遯跡林泉，遊神物外，襟懷淡泊，性慕冲虛，卽有任俠尙義之行，亦多是我行我素，不喜世知，鄉里老儒，標榜性理之學，偶涉奇蹟，便認爲怪力亂神之言，子所不語，誌怪談鬼之人，大都坎壈終身，我何人斯，敢犯時忌，偶有聞見，往往掩耳疾走，若將浼焉，匪惟不敢言，且亦不敢聞，筆之於書，更無論矣，其身受者，又多無告窮黎，寡識編氓，以故敢言者不能傳，能傳者不敢言，豪情勝事，祇在民間，終不達於士大夫之耳目，文人筆記，間有載列，亦以忌避孔多，語焉弗盡，冠帶之人，尙且謂其非情，譬之寓言，甚或目爲邪說，多所詬病，歲年淹沒，於是乎其傳者寡矣，作者漫遊四方，喜聞異事，登臨之頃，每就山僧野道，村老逸民，促坐清談，詢以所知，而於遊俠蹟事，尤多嚮往，廿年塵跡，覓見殊多，本篇所紀，白嶽十四俠士，卽昔年江南之舊聞也，本書結局，雖在黃山，而諸俠事蹟，都散在江浙一帶，這裏先從浙江省金華府永康縣，一個姓虞的開始寫起，金華府舊轄八縣，如東陽永康等縣，多有縣治，而無城垣，這姓虞的，家住在離縣街二十餘里的河上村內，附近有三個大鎮，一名西市口，一名百集，一名下大路，當地爲前明顯宜應氏宗族聚居之所，子裔繁昌，族人甚多，村民姓應的，差不多要佔十之七八，所以當地人，都叫他作十里應，姓虞的却是前三代，才從鎮海遷來，地介西市口百集二者之間，祇有五六家同族，不過虞家。也是江東望眷，詩書世裔，每家督屬人口，都不在少，虞家田產又多，加上附

居的幾十家傭僕佃戶，無形中也自成了一個村落。本書所紀，乃是虞家第二房子孫，家主名叫虞舜民，年已半百過去，世以耕讀傳家，同胞老弟兄四個，老大堯民，老三聖民，都在外省做官，老四德民，是個小京官，嘉慶初年，病故京寓，祇他一人，性情淡泊，樂善好施，兩試春官不第，便即無意進取，祇在故鄉納福，力田課織，好行善事，鄉里都稱他作二善人，他又長於經紀，善於享受，治理得家中田業，日益富厚，起居飲食，雖不專做排場，窮極奢侈，却也實際講求，務極適美，虞氏弟兄分家過度，並非出於自動，乃是上輩祖人，明白事體，長於慮遠，知道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，子孫的賢愚不肖，難為預料，天下沒有長聚不散之局，便是張公百忍，同居也僅九世，況世上能有幾個張公，子胤一繁，爭端易起，與其徒慕數代同居的虛名，啓子孫鬩牆之漸，反不如及身之存，早為平停分配，並以讀不廢耕，耕不廢讀，著為傳家典則，雖不必親事躬耕，至少占晴課雨，歲時收成，必使聞知，違者即是不孝，勿使或背，如此既免異日戈操同室，箕豆相煎，而子孫分家以後，自立門戶，各不相賴，互有觀摩，即或不肖，多少也保得一點田業在手，決不致完全蕩敗，盡棄耕讀，同倫餓殍，遂廢燕嘗，所以三世分家，友於相親，始終弗替，連妯娌娣姒之間，都無間言，對人又極厚道，真是一人雍和，全村上下，都是祥淑之氣，人生最難得是境遇舒適，受人尊敬，家族和美，不生閑氣，舜民處到這樣的環境，又是個會享福知足

的人，還有什麼不稱心的，誰知天公慣使人添上缺陷，大三四三房，都是人多丁旺，惟獨舜民，年逾四旬，子女猶虛，他又篤於琴瑟之好，不肯納妾，雖然兄弟子姪輩中，頗多賢者，不難擇一過繼，畢竟錢要自有，子要親生，舜民祇管遠觀，終覺有些美中不足，虞妻人本賢淑，因見偌大家資，這般極好境遇，自己四旬開外，將近七七陰絕之年，尙無生育，丈夫又堅持一夫一妻的成見，不肯納妾，心中難過已極，婦人家見識，急得無法，便瞞了舜民，求神許願，又知舜民夫妻情長，多半由於青年時生得貌美，種下愛根的原故，屢次所說的十九中之姿，所以不能當意，要是真能物色到一個佳麗，再和他日夕求勸苦磨，也許能夠心回意轉，改了成見，論起丈夫年紀雖然大些，但他生活優裕，看去不過三十五六年紀，就給找個二八佳人，也不致便有老夫少妻之謂，使所納之女，受了委屈，於是暗中派人，到處物色佳麗，又向當地最著靈跡的胡公祠，許下求子心願，主意雖好，做起來却非容易，第一樣永康是一個四境多山的小縣，不似杭嘉湖一帶，文物富庶之區，水麗山清，慣產佳人，全縣祇有限十來家紳宦巨室，人物語言，都較質野，因地貧瘠，村姑少女，經歲耕作，習於勞苦，多是手脚粗大，身子健壯，貌在中人以下，即便有那生得清麗一點的，面皮先晒成了紫黃顏色，有什麼好看，這類女子，嫁作農婦，全都是勤儉持家的上選，如以金屋藏之，未免和那嬌字，相差懸遠，同爲越女，要打算在此中，尋出一個苧蘿村

頭，淙紗溪畔的人物，真是萬難其遇，虞妻又是大家的眷屬，祇可命近身僕媼代辦，不能遠出物色。因他爲人厚道，本着千金市骨之意，是以少女來相看的，不問醜惡，總是多給相封，於是來者日衆，常致應接不暇，自忙了兩年，終未物色到一個中意的女子，虞妻依然志念堅誠，終不灰心，誓欲必得，鄉里皆知此事，不由傳到舜民耳裏，一問便推說是買一近身使喚丫頭，並非爲丈夫買妾，舜民先是不悅，後見問過兩次，都是潸然欲淚，心中老大不忍，再經虞妻幾次三番用言婉勸，漸漸心活，暗忖大家都是四旬外人，自己何嘗不盼兒子，怎能怪他，看這情景已是不容堅拒，莫如就勢答應，也省得他日爲此事酸心勞神，便答道，我並非不想生子，祇爲事有定命，命該絕嗣，終是無有，常見許多大人家，因無子息，納上三四房側室，結果不能如願，精神身體，到吃了大虧，這還是個好的，甚或本來好好家庭，鬧得終年爭吵，百事不舉，身前身後，鬧下無窮笑話，兒子仍沒養下一個，你我恩愛夫妻，何苦好好日子不過，自找苦吃，我知你性情忠厚，情切子息，必然諸事優容，遇見性情溫和的，還可將就，要接一個性惡的人到家，使你暗地生氣，又不明說，我怎對得你過，所以這事你說了多年，都未答應，現既一定要我納妾，照你在此地辦，是不行的，待我明春，往杭州走一次，那裏有不少老親老友，也不必怎樣費事，祇揀那乾淨點的大家丫頭，或買或要，帶回一個，我雖生有潔癖，不喜醜人，此舉全爲子息，與納妾享

樂不同，祇要懂得規矩，性情溫良，人有宜男之相，再乾淨一些，便足中選，並不要那絕色女子，一去卽能尋到，就便還可看望他們，你該不要着急了吧，虞妻見丈夫居然聽勸，好不容易，心雖喜歡，總怕明春之行，是寬慰自己，敷衍搪塞，到時又復變卦，立卽催促行，說時方九秋，明春還須好幾個月，不如就走，帶着新人回家，吃團圓年夜飯，明年下半年，也許就有兒子了，多年老夫妻，何苦使我又眼巴巴的多盼上幾月，舜民知愛妻欲早了心願，笑答道，你怎如此心急，西湖數年未去，明春前往，正好借此載酒湖山，遊散遊散，今已寒秋，轉眼冬天，到了又趕回家，豈不虛此一行麼，虞妻得了口，那肯放鬆，不但卽日要走，並說自己許有靈隱寺的燒香心願，還要相隨同去，連勸了兩次，舜民知他不甚放心，不欲過拂其意，反正不納妾，決難交代，祇得答應，將家事交給兩個近人，夫妻二人，帶了一僕一婢，一同起身，前往杭州進發，比時當地到杭州，本應取道望馬頭港，經過全川，葛府，下時，東陽，七里寺，婺港頭，蘇溪，八里橋，紅廟，牌頭，諸暨，臨浦，西興等地，再由西興，渡過錢塘江，方能到達，全程有好幾百里，山重水複，路頗難走，單是由永康到諸暨這前半段，論路程不過二百五六十里，沿途舟輿，就要換上好幾次，舜民恐怕女眷同行，道途勞頓，決計繞遠，改走桐廬水路，取道金華府，由蘭溪泛舟，過桐廬富春，直下錢塘，就便遊玩嚴灘，觀賞桐君山色，由永康到金華，祇有百餘里路，舜

民夫妻僕媼，都乘着竹轎，想當日趕到，特雇用了兩班轎夫，這條道路，又甚平整，僅經過兩處山麓，轎夫全是土著，知道虞二老爺，是鄉里有名的善人，帶着女眷，不願投宿旅店，貪得賞錢，一個個抖擻精神，腳底加勁，抬着人和行李，往前飛跑，由破曉前起身，路上祇吃了一頓午飯，打了兩次小尖，時光不過申酉之交，便趕到了金華江邊，府城就在對岸，略爲歇息，便由江邊木船，載着人轎行李，渡過江去，這時斜陽西墜，雲淨當空，江中波濤浩瀚，趁着天際一輪紅日，餘輝幻彩，燦若錦霞，紅光反射，倒影入水，若有萬千道金蛇，騰翻跳擲於銀濤碧浪之間，越顯得江容壯闊，晚景奇麗，舜民坐在船上，迎着江風，破浪前行，見江景如此好法，不覺心神大爽，高興非常，愈認此番水行之爲得計，正和乃妻談說，船已抵岸，當地虞家戚友頗多，舜民事前沒有通知，因明日動身，還要渡江，上岸以後，隨意投了一家姓劉的親戚，劉家也是當地紳富，城外別業，就在江邊不遠，明日啓行甚便，舜民轎子未到，早有家人趕向前面通報，主人劉子炎，恰好正在城外別業收糧，聞舜民夫妻赴杭，便道經此，自己每年往永康方岩進香，都宿在他的家內，備承禮待，又是中表之親，多年在家鄉納福，難得路過，慌不迭率了老妻，和長子劉安仁，次子劉安信，接將出來，迎向裏面，雙方見禮落坐，子炎要代開發轎錢，舜民知他爲人算小，婉言推謝，說雇用未完，明日還要過江，往蘭溪去，祇給他們準備食宿好了，子炎

先說每年我去永康，老表弟總是來接去送，連上山轎錢，都一齊開發，今日什風吹來，就不容我盡點心麼，嗣見舜民堅辭，又說我每去永康，見那裏轎錢要貴得多，難得到此，總要多聚兩日，這裏轎子，又便宜，又穩快，用不着兩班人，莫如還是開發了他們，等走時在本地雇好，舜民力說都是鄉人，雇用已定，不便中道遣回，況且這般粗人，多講信義，沒我的話，你就給他加倍的錢遣走，他也不收不肯，內人杭州心願，急於早了，盛意心領，不妨歸途再聚，明早必行，子炎方無話說，舜民夫妻，坐了一日轎，未免飢疲交加，頗思早食早寢，偏生劉家省儉，事前不知客來，通沒準備，又不好意思草率待承，一切均要現往城中購辦，還算相隔城市不遠，挨到亥初，才行齊備，客固餓極，主人也是內心不安，忙得滿頭大汗，好容易擺上接風酒，來請入坐，仗着金華府，是個大邑，又有金腿等名產，席還豐腴，席罷，舜民夫妻，人已倦極，略坐片時，便即告寢，暗忖這般投親，雙方受罪，轉不如借宿旅店，還方便些，又省擾人，次早起身，子炎父子，直送過江去，別時又說起金華北山雙龍洞之勝，同時務請多住兩日，同往遊觀，另外又送了些路菜，和兩條煮熟去骨的上好茶腿，才行別去，舜民見他兩個兒子，安仁相貌猥瑣，人極庸愚，年已三十，祇買了一名秀才，來壯門面，雖然不濟，還無什麼大不好處，次子安信，生相是凶惡，性情又復暴厲，仗恃身列武庠，家有資財，專一成羣結黨，持槍掄棒，打街罵巷，欺壓

善良，乃母是個側室，待寵護短，子炎年老，祇知吝嗇聚斂，不能約束，早晚必要闖出禍來，不料姑父母爲人一生忠厚，竟會有這樣兒孫，真可慨惜，可見君子之澤，不及五世，自己此番納妾，即便生下兒子，但是年近衰老，能否教育成人，實不敢必，要似這樣惡子，不如無有，反倒省心，路上問起僕人，又得知了劉氏弟兄許多劣跡，越更心煩，由金華到蘭溪，風景甚佳，雖在暮秋時節，依舊是平疇綠野，水碧山青，舜民心中感喟，也無心觀賞，六七十里的路程，比昨日到得還早，船是早在期前，派人到蘭溪包定相待，一到便即登舟，開發了優厚的轎錢，轎夫們俱都踴躍歡心而去，當有隨行下人，鋪開行李，端整好了酒食，舜民夫妻飯後，略停片刻，便即安臥，因連日勞乏，吩咐下人，明早祇顧開船，不須再來請問，這一覺直睡到次早晨已之交，船已開出老遠，才行起身一看，祇見江水滔滔，清波一碧，兩岸青山綿亘，黛色如染，晴旭烘窗，山光入船，映得人眉宇皆碧，目遊佳景，甚是賞心，這一晚足睡之後，精神復了原狀，下人進過早點，又將帶來的明前旗槍，用江水泡上一壺，佐以兩碟茶乾瓜子，細巧糖食，清風吹蓬，茶香泛甌，輕舟一葉，容與中流，耳聽江水湯湯，柔櫓疑乃，山巔樹杪，常有人家隱現其間，雞鳴犬吠之聲，不時飄落雲外，若相應和，益發令人意遠心，逸神志蕭然，虞妻王氏，初出遠門，更盛道江行之樂不置，舜民笑道，這一段祇是桐江上游，並且還是秋天，你看下半日，到了桐廬。

船行至桐君山，和嚴灘釣台一帶，你還更要叫絕呢，這些好水好山，難得路過，我也多年舊遊。左就沒什麼事，船到那裏，天已近黑，率性停上一晚，明早和你登岸，上山遊玩，一回好麼。虞妻笑道，你說不是急事，我却恨不得今天就把他辦成，才稱心呢，也不想想我們都有多大年紀啦，舜民笑道，事有定數，那在就攔這有限兩天，這次同你出門，一半是爲你常年操勞，又爲子息焦心，給你解解悶兒，我這些年，在家鄉也待膩了，你我還是順着便道，同玩一玩吧。虞妻笑道，老爺既然動了遊興，好在就攔日子不多，我定奉陪就是，說時，下人端上午飯，夫妻二人用罷，又談了些時，帆飽舟輕，順流而下，行甚迅速，不覺到了桐廬附近，推蓬凝望，桐君山已橫在北岸，臨江聳秀，縈紫迴青，山麓下面是岸闊江深，波平似鏡，晴日光中，望向前面，風帆點點，直向天邊，時見漁村蟹舍，參差位列於兩岸之間，三五漁人，據岸板疊，臨流垂釣，山容水色，盡態極妍，宛然一什富春江長圖卷子，端的風物清麗，美妙絕倫，正觀賞得有趣頭上，忽聽船右側，打槳之聲，轉向右面船窗一看，不點大一隻小船，船頭上放着兩個篋囊，後半艙坐着一個小姑娘，雙手起落不停，身子一仰一合，打槳如飛，在廣闊的江面上，疾如箭射，急駛而來，那小船又輕又快，眨眨眼的功夫，已駛到大船旁邊，眼看撞上，舜民剛喊得一個噯字，小姑娘倏地把左槳，朝前反手一推，同時右手向後一划，雙槳便橫成了個一字，浪花捲處，那小舟立

卽輕巧巧橫了過來，緊貼船邊，順流並進，一點沒挨碰上，小姑娘更有主意，緊跟着放了左手的槳，由船內拾起一隻上帶鐵練的搭勾，向大船舷上拋去，唳的一聲微響，便卽勾住，隨用左手的槳，支住大船邊壁，於是借帶同行，連一點力，都不消費了，轉眼停當，這才輕吐嬌聲，喊了聲賣蟹，舜民見那小姑娘，年約十六七歲，穿一身灰布短袂袄褲，腿捲齊膝蓋，露出一雙細圓有力的粉腿，白足如霜，祇嫩指尖上，微沾了一點濕泥痕跡，腰繫一條藍布帶子，兩手略紅，想常是常做粗活之故，身材甚是苗條，舟中祇他一人，和兩隻螃蟹，幾根草索，別無長物，暗訝此女，小小年紀，孤身掉舟，於大江之上，穿波戲水，舉重若輕，身子靈活，動作熟練，宛如兒戲一般，却也少見，不禁又去諦視，正趕上小姑娘，做完手脚，抬起頭來，兩下一照面，不由大爲驚異，原來那小姑娘，雖是霧鬢風鬟，荆釵布衣，却生就是一張白生生的清水臉兒，一雙秀目，黑白分明，澄如秋水，耳鼻眉口，無不滴粉搓酥，瓊粧玉砌，青山遙橫，紅櫻欲破，真個是容光照人，秀骨天生，休說荒江漁舍中，無此麗人，便是自己半世閱歷，也祇僅見，那小姑娘，看見他的是一個官老爺神氣的壯年男子，不禁把臉一紅，低下頭去，低聲說道，老爺可要買點大活螃蟹，玉頰春生，已增嫵媚，珠喉款吐，更顯嬌柔，舜民正要答語，船稍上的老大，已走過來說道，小妹，你的娘呢，怎今天一個人出來，這些日生意好麼，小姑娘淒然答道，我娘病了，昨晚

乘娘睡着，捉了這點螃蟹，隔了一夜，都不甚肥了，中午賣了兩回，沒賣成，還算張老板船走過，賣了他五斤買藥，別的不夠用了，正盼你們船走過，在江邊望見上流來一隻紅船，連忙趕來，果是你們，如若不要，你勸坐船大老爺，隨便給多少，遷就點吃，都買了吧，省得明天更不好賣了，船老大應了一聲，正要往後稍去，尋舜民僕人商量，舜民忽聽虞妻在身後說道，老爺快喊王升，叫那小姑娘上船來，我買他蟹，還有話問呢，說時，王升正從船舷上走來，接口應了，隨喊道，小船上大姐，我家太太，喚你上船買蟹呢，船老大也蹲俯着身子，低聲向下說道，小妹你運道來了，我從來在江中載客，也沒遇見過這樣厚道的老爺太太，把你船勾往後稍，省得碰壞了，快些上來，把你母女苦情，對太太說一說，非但做筆好生意，說不定老爺太太一發慈心，還須周濟你呢，小姑娘聞言，略微遲疑才答道，謝謝你幫忙，說罷，從船洞裏，尋出一對草鞋，套在腳上，雙手持漿微一撥弄，便往船後划去，舜民夫妻剛剛回身坐定，話沒說上幾句，那小姑娘已從後稍上船，隨着虞僕王升，走進中艙，手中提着兩個簍籃，望着舜民夫妻，福了兩福，各叫了聲老爺太太，虞妻便命王升，把蟹簍先拿往後面，叫那小姑娘坐下說話，小姑娘謝道，太太在此，我那敢坐，我還要趕早回去，服侍我娘吃藥呢，這一對面，虞妻越覺他麗質珊珊，不同凡艷，偏生在這等貧苦人家，方代惋惜，聞言答道，我因見你小小年紀，獨駕小舟，出沒波濤，

又有老母生病，甚是可憐，意欲和你談上片時，幫你一點小忙，再叫人送你回去，看看你娘，或者還能代你想個法兒，打個長久主意，你如此心急回去，想必你娘病重，也不知你離家多遠，不便強留耽擱，這裏有十兩銀子，算買蟹的錢，另外有兩盒點心，可帶回給你娘吃吧，我們本是杭州進香，歸途走不走這條路，還說不定，你不妨把住的地名留下，要是回來路過，也好尋你，如有什麼爲難之處，也不妨實話實說，我定幫你忙的，那小姑娘已從船人口中，得知船客是個善人，慌忙拜謝答道，那兩簍蟹，並沒裝滿，還值不了串來錢，太太給這多銀子，分明行好周濟，又給好點心給我娘吃，真是感恩不盡，難女家離桐君山不遠，地名黃港村，本當侍候太太一會，無奈娘病在床，剛睡一會，怕醒來喚人不在，急着回去，我母女每日江邊打魚，船老板好些熟人，太太要從此路過，我自會尋上來的，有這十兩銀子，足夠我娘養病，無須再要了，我受太太這樣大恩，無法可報，太太家住在那裏呢，虞妻喜道，我家住永康河上村，一打聽虞二老爺家，全縣誰都知道，適才你說家離桐君山不遠，想就在前邊了，我們明早正要上山遊玩，少時就在山下停船，你回家看完你娘，如有閑空，不論今晚明早，都可隨便尋我，有什事兒，也祇管和我說，不要客氣，祇是明早要來，切莫過午，過午船就開走了，小姑娘忙又謝了，跟着拜辭，虞妻先想，命僕人隨往，查看他家景況，多給一點銀子，繼一尋思，停船之處，相隔他家甚近，等他

明早不來，再作計較不晚，便即作罷，又見他喜憂交集，神色匆迫，忙着回去，忙命人取了十兩多一錠銀子，連同兩匣點心，又分出一些路菜，用碗盛了，交他一併帶回，行時再三叮囑，至遲明早，務必到前途泊舟之所，再見一次，好爲他母女二人打算，小姑娘危難之中，遇到這樣善人，事出意外，自是感激拜謝而去，不大一會，便聽小姑娘，在向船老大致謝，和雙槳打波之聲，虞妻憑窗一看，小舟已自大船後划出，直向江岸，小姑娘回顧虞妻望他，將頭連叩幾下，遙遙致謝，雙槳不住手的划着，貼波飛駛，真和箭一般，朝橫裏駛去，眼看船影越來越小，隔不一會，便停在一個釣磯旁邊，僅剩一個小白點子，蹣跚上岸去，隱隱前移，晃眼沒入敍陽叢樹之中，不知去向，呆望了一回，和舜民二人談起，又慨惜稱贊了一陣，虞妻猛想起晤面匆匆，竟忘了問他姓名，好生後悔，舜民笑道，也沒見你這樣好心人，他不是還要來麼，虞妻答道，老爺你不會留意，我看此女，秀外慧中，生得那般美麗，人却十分端重，全無半點輕狂，心憂病母，行時何等匆忙，却在細心，聽問我們家鄉住處，查他語言容貌行逕，起初決不是什麼賣魚人家之女，他受我蟹價，雖然聲謝，因應急用，並不謙辭，再問他還須幫助與否，却又不受，祇問我們居處，行時未說定來的話，分明含有深心，明早來不來，真還說不一定哩，舜民又笑道，此女固非庸流，你說得他如此深沈，未免看得過重了，就說他無多希冀，照你那麼叮囑，就送行也該來一趟，難